

谢 甫 琴 科

诗 选

戈宝权 张铁弦 译
梦 海 任溶溶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上海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КОБЗАР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1964年俄译本
《谢甫琴科文集》一、二两卷及乌克兰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乌克兰文本《谢甫琴科文集》一、二两卷译出；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72年俄译本《科布查歌手》校订。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谢甫琴科：诗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插页 5 字数 327,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4,300册（内精装3,100册）

平装定价：（六）1.85元 精装定价：（六）2.35元

书号：10188·369

译 本 序

在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学史上，从农奴出身的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画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塔拉斯·谢甫琴科（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的光辉的名字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谢甫琴科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化与乌克兰文化的优秀传统，以自己不朽的诗歌创作，在乌克兰的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因为这样，他一向又被尊称为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和乌克兰文学语言的创建者。

作为一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的儿子，谢甫琴科出身自人民的底层，和人民血肉相联；他深深知道人民的生活疾苦，他忠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反对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他忍受了一切的折磨，一生中自始至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作为一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科不仅在自己的诗歌作品当中歌颂了乌克兰人民英勇斗争的过去，写出了乌克兰人民在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之下所遭受的重重压迫和不幸命运；他还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用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唤醒他们，号召他们起来为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

谢甫琴科一生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他一共活了四十七岁，其中最初的二十四年过的是农奴生活，接着又是十年的流放，而其他的十三个所谓“自由”的年头，则是在沙皇宪警的监视之下度过的。但无论是“最粗暴的亚洲式的农奴制度”^①，还是

“巨棒”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政^②，都不能把这个坚强的巨人摧毁！乌克兰著名作家和诗人伊凡·弗兰科这样讲起过谢甫琴科^③：

他曾经是个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了精神王国的主宰。

他曾经是个农奴，后来成了人类文化界的巨人。

他曾经是个自学出身的人，后来却向教授们、书本的学者们指示出了新的、光明的和自由的道路。

在俄罗斯兵役制度的重压之下，他曾经受过十年的折磨，可是为了俄罗斯的自由，他却作出了比十支长胜无敌的军队更多的事情。

命运尽可能地迫害了他一生，但它却不能把他心灵的黄金化为铁锈，把他对人的热爱化为憎恨、蔑视，也不能把他对上苍的信念化为疑惑和悲观失望。

命运毫不吝啬地把一切困难都加在他的身上，但它却不能遏止住从生活的健康的源泉里流出的欢乐。

只有在他逝世以后，命运才把最美好和最珍贵的财宝给予了他——这就是不朽的光荣，还有他的创作在千百万

①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四〇四页。

② “巨棒”沙皇尼古拉（Николай Палкин），是俄国人民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所取的绰号，因为尼古拉一世曾镇压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和谢甫琴科等人，还作为欧洲的宪兵，镇压过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匈牙利革命。

③ 下面这段文字原题为《献词》，是伊凡·弗兰科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为纪念谢甫琴科百年诞辰用德文写成的，最初发表在维也纳出版的《乌克兰评论》（“Ukrainische Rundschau”）杂志三——四期上，现译自《弗兰科著作集》俄译本第九卷第一七七页。

人的心灵中所唤起的、并且还将继续唤起的那种不断增长的欢乐。

对于我们乌克兰人，塔拉斯·谢甫琴科过去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还是这样一个人。

伊凡·弗兰科所写的这段话，虽然非常简短，但他却为谢甫琴科的艰苦而又光辉的一生作了一个确切的定论，并把这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这个伟大的“科布查歌手”^①的光辉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塔拉斯·格利高里耶维奇·谢甫琴科于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历三月九日)，诞生在乌克兰基辅省兹维尼高罗德县莫林采村的一个农奴的家庭里。他的祖父伊凡是个皮鞋匠，谢甫琴科这个姓名就是从这行职业而来的^②。他的父母都是地主恩格尔加特家的农奴，生活极其贫困，因此农奴的悲惨的生活，从童年时起就象烙印一样地铭刻在谢甫琴科的心上。三岁时，他随着父母迁居到邻近的基里洛夫卡村^③去居住。九岁时，他的

① “科布查”(Кобза) 是乌克兰的一种古老的弦乐器，和我国琵琶的形式很相似。过去乌克兰的民间歌者，当唱民歌和民谣时，都用“科布查”伴奏，因此被称为“科布查歌手”(Кобзарь)。谢甫琴科在自己早期的诗歌作品中，时常写到这些盲乐师——“科布查歌手”。他在一八四〇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就用“科布查歌手”作为题名，因此乌克兰人民通常也把他尊称为“科布查歌手”。

② 皮鞋匠业在乌克兰文是 Шевство，皮鞋匠是 Швець，谢甫琴科一姓即由此而来。

③ 现改名为谢甫琴科沃村。

母亲留下五个孩子去世了，接着父亲就和一个恶毒的生了三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谢甫琴科在回想到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曾这样写道：“谁要是从远处看见这个后娘和她的那几个孩子，谁就在她那种最可恶的洋洋得意的表情上看见了地狱，在我们孩子中间，几乎无时无刻不是流泪和打架，在父亲和后娘之间，几乎无时无刻不是争吵和咒骂。”在这种毫无幸福的童年生活当中，只有他的祖父伊凡成了他唯一的亲人。在漫长的冬夜里，祖父常常把许多古老的民间传说，以及乌克兰人民的光荣的统帅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和十八世纪乌克兰农民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的英勇斗争的事迹讲给他听。他还喜欢听那些流浪的盲乐师——“科布查歌手”所唱的关于查波罗什的哥萨克人反对土耳其人和波兰人的英勇斗争的民歌。这些英勇的故事和传说，都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他的诗歌作品，特别是长诗《海达马克》^①的题材。十一岁时，他的父亲也接着去世了。在分家产的时候，他的父亲这样讲道：“我的儿子塔拉斯，不需要我的产业当中的什么东西，他不会成为一个无用的人。”继母是一向不喜欢谢甫琴科的，因此在父亲死后，他不得不离开家庭独自出去谋生。他做过牧童，当过教堂里酗酒的执事和神父的僮仆，生活极其艰苦，但他却利用这些机会学会了读书识字，而且从这个时候起对绘画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当谢甫琴科十五岁的时候，年轻的地主恩格尔加特把他编为自己的佣仆，最初是在厨房里当帮手，后来就当地主内室的小厮，整天守在前厅里供地主使唤。他时常跟随在地主的马车后

① “海达马克”(Гайдамаки)是乌克兰十七——十八世纪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的起义者的名称。

面,步行到基辅和维尔诺^①等地去。当他在维尔诺时,他学习了波兰文,开始读到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作品。这个期间,他时常偷偷地学画。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里,地主出去参加舞会,他就点起蜡烛来作画,因此曾被地主痛打一顿。一八三一年初,十七岁的谢甫琴科随着地主到了彼得堡,从此就开始了他生活中的最重要的转折点。

京城彼得堡的生活象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谢甫琴科的眼前。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英勇事迹还留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这对于谢甫琴科并不是陌生的。普希金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也激动了他的年轻的心灵。这时候,地主恩格尔加特把他送到画匠希略耶夫的油漆装裱作里去当了四年学徒,为彼得堡的各大剧院和贵族人家作壁画。尽管希略耶夫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但是谢甫琴科还有可能看到各种绘画、版画和雕刻的作品,而且还能利用夏天白夜的机会,偷偷地跑到涅瓦河旁的夏令花园里去,画林荫路上的各种雕像。就在一八三五年的一个夏夜里,美术学院的一个名叫伊凡·索钦科^②的乌克兰学生发现了这个很有才能的少年画家。索钦科就把他介绍给著名的画家勃留洛夫^③、大诗人茹科夫斯基^④和乌克兰作家格烈宾卡等许多人。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命运,而且要设法把他从农奴的

① 现名维尔纽斯,是苏联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首都。

② 索钦科(И. М. Сошенко, 1808—1876),乌克兰画家,圣彼得堡美术学院学生,在帮助谢甫琴科从农奴的枷锁之下获得解放以及后来进美术学院学习等事上,曾起很大作用。

③ 卡尔·勃留洛夫(К. П. Брюллов, 1799—1852),俄国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大画家,一向被尊称为“伟大的卡尔”。

④ 茹科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1783—1852),俄国十九世纪初叶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普希金的好朋友。

枷锁下面拯救出来，让他能进美术学院学习。当时另一位著名的老画家魏涅齐安诺夫，曾专为这件事情去访问过地主恩格尔加特，请他从慈善的观点释放谢甫琴科，但是恩格尔加特却粗暴地回答道：“这里有什么慈善可言？只要出钱，其他没有多话可说”，并且立即提出了两千五百卢布作为赎身的代价。要筹集这笔巨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就由勃留洛夫为茹科夫斯基作了一幅画像拍卖出去，用所得的代价在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从地主恩格尔加特的手中把谢甫琴科赎了出来。对于谢甫琴科，这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难忘的日子。当他在—八三八年写作著名的长诗《卡泰林娜》时，他在诗前的题词中写道：“献给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纪念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写给大哥尼基塔的信里也讲道：“我生活着，我在学习，我对谁都不低头行礼，我也不用害怕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是多么大的幸福！”

谢甫琴科在获得自由之后，就进了美术学院，成了勃留洛夫的心爱的学生。从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七年的十年的“自由”生活，既是谢甫琴科在政治和文化水平上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年代，也是他的诗歌和艺术才能日益成熟的年代。这时候，他专心研究历史、哲学和艺术史，阅读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普希金、茹科夫斯基、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以及乌克兰的柯特略烈夫斯基、克维特卡—奥斯诺维安年柯等作家的著作，还学习法文。由于他勤苦好学，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肖像画家和水彩画家，先后得过三个银质奖牌，现在只有一幅得奖的名画《占卜的茨冈女人》还保存在基辅的他的博物馆里。就在这时候，他开始从事诗歌创作。最初的诗歌作品都是在一八三七年夏天明亮的白夜里写成的。一八四〇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科布查歌手》

出版了。这本收集了他早期所写的《“我的歌啊，我的歌”》、《卡泰林娜》、《白杨》等八首诗的诗集立即带给他很高的荣誉，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读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别林斯基也曾为当时的《祖国纪事》杂志写了评论文字，对这位新诞生的诗人的作品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一八四三年春天，谢甫琴科回到久别了的乌克兰去探望亲人。乌克兰人民的悲惨不幸的生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在写给自己的朋友库哈连科的信中说道：“我到过乌克兰，访问了所有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哭声……”他在一八四四年回到彼得堡之后，就和彼特拉谢夫斯基的秘密革命小组的某些成员发生了联系，并且在当年还写成了一首著名的革命讽刺诗《梦境》，揭露了沙皇暴政的可怖景象，最初表现出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治信念。一八四五年三月，谢甫琴科从美术学院毕业，荣获自由艺术家的称号，接着他就又回到乌克兰去。这时他受到乌克兰考古委员会的委托，遍访了基辅、波尔塔瓦、沃林尼亚、波多尼亚等地的名胜古迹，作了不少绘画，接着又在基辅大学担任了绘画的教职。在这两次回到乌克兰期间，他写了不少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其中尤以《遗嘱》、《异教徒》和《高加索》等诗最为有名。

一八四六年，谢甫琴科在基辅和一个年轻的历史家，同时也是他的诗歌作品的热爱者科斯托马罗夫^①相识。科斯托马罗夫是当时在乌克兰刚成立的秘密政治团体“基里尔—梅福迪协会”

① 科斯托马罗夫(Н. И. Костомаров, 1817—1885), 乌克兰历史家和作家, 乌克兰革命团体“基里尔—梅福迪协会”的组织者之一, 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自由主义。

的组织者之一。这个团体主张团结所有的斯拉夫民族，进行政治和文化的交流，并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争取自由解放。谢甫琴科参加了这个协会的集会之后，接近了它的左派。他不同意协会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主张用起义的方法来推翻封建农奴主的统治。由于有人告密，一八四七年三月，协会的很多成员被捕。四月间，当谢甫琴科从契尔尼高夫回基辅时，在第聂伯河渡口被宪警逮捕，在他身上搜查出了长诗《梦境》和他的《三年诗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接着谢甫琴科就被押送到彼得堡去，经沙皇当局第三厅^①的秘密审讯之后，在五月就判处徒刑，流放到奥伦堡的兵营里去当一名小兵。沙皇尼古拉一世还在判决书上加了一句批语：“严加监视，禁止写作和绘画。”从此刚获得自由的谢甫琴科，又成为一个丧失了自由的人。

十年艰苦的流放生活从此开始了。他先被送到离奥伦堡两百多公里远的奥尔斯克要塞去当小兵。兵役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并不能伤害他对生活的信念和对真理的向往。他这样讲过：“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我决不后悔认错！”这几句话成了他在流放生活中的座右铭。虽然他被严格禁止写作和绘画，但他还是偷偷地用纸头订成一个小本子，藏在自己的皮靴筒里。在这些所谓《靴筒诗抄》当中，有他在流放的年代里先后写成的一百多首诗。

一八四八年春天，由参谋部的军官布塔科夫组成的中亚威海科学考察团即将出发，他们特别挑选了谢甫琴科，要他负责描绘威海一带的风景。谢甫琴科怀着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

① 沙皇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代的秘密警察组织，专门迫害进步人士。

务,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摆脱步兵事务长的磨难,走出闷人而又污脏的营房。他们穿越过卡拉-库姆大沙漠来到咸海边,然后登上帆船沿着咸海航行,在科斯-阿拉尔岛过冬,直到一八四九年十一月方回到奥伦堡。在这次考察当中,谢甫琴科写了不少抒情诗,作了三百五十多幅美丽的风景画和肖像画。由于谢甫琴科对这次考察有功,奥伦堡的司令奥勃鲁契夫将军曾向彼得堡请示,把他从小兵升为军士。但这时有人从中告密,说谢甫琴科违背皇上的禁令,仍在写诗作画,因此遭到沙皇的拒绝,并在一八五〇年六月把他押送到里海边的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①去,严加管制,前后将近七年之久。幸好他在一八四七——一八五〇年三年当中在奥尔斯克要塞、科斯-阿拉尔岛和奥伦堡所写的《靴筒诗抄》事先藏匿起来,没有被搜查到,因此这份珍贵的遗产能一直保留到今天。一八五一年,谢甫琴科被派往参加卡拉套山脉的地质考察队,又作了不少的画。在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期间,谢甫琴科又偷偷地用俄文写了好多个中篇小说,其中尤以《音乐家》、《艺术家》等几篇自传体的小说最为有名。

一八五五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逝世,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登位宣布大赦时,谢甫琴科很希望能获得释放,但是亚历山大二世却把他的名字从大赦的名单中划掉。当亚历山大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宣布第二次大赦时,谢甫琴科仍然遭到拒绝。新沙皇在想到谢甫琴科在《梦境》一诗当中辱骂了皇室时,他这样讲道:“要是我能宽恕他的话,那就太屈辱了我的祖母和我的先父了。”后来靠了他的许多朋友的营救,特别是美术学院副院长托尔斯泰夫妇的奔走,一八五七年六月初方得到即将释放的消息,七月二十

① 现改名为谢甫琴科要塞。

一日最后接到正式通知。从这时起，谢甫琴科就用俄文开始写《日记》。他当时这样写道：“我觉得，我还是和十年前一样。在我的内心里面丝毫都没有一点改变。这是好现象吗？是好现象……”

十年零三个月的流放期满了。一八五七年八月二日，谢甫琴科就从诺沃彼得罗夫斯克乘上渔船，沿着里海航行了三天到达阿斯特拉罕，再从当地改乘轮船，沿着伏尔加河到了尼日尼-诺夫哥罗德^①。谢甫琴科是被禁止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的，他在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给他的好朋友、农奴出身的著名演员史迁普金的信中说：“现在我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算是获得自由了——但是这样一种自由，就象一条狗被系在铁链上。”史迁普金虽然已是七十岁的高龄，还是冒着冬季的严寒，来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探望谢甫琴科，带给他很大的温暖和慰藉。这样直到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谢甫琴科四十四岁诞辰的这一天，方最后获得前往彼得堡的许可。当路过莫斯科时，他又见到了史迁普金，还和名作家阿克萨科夫^②、十二月党人伏尔康斯基等许多人相见。他回到彼得堡之后，又认识了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诗人涅克拉索夫、米哈依洛夫和库罗奇金、小说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还有乌克兰女作家马尔柯·沃芙乔克和格鲁吉亚诗人蔡烈泰里等许多人。大家都对这位经历了十年苦役流放生活的农奴出身的诗人和画家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

谢甫琴科在回到彼得堡之后，又写了不少革命诗歌，其中号

① 现名高尔基城。

② 阿克萨科夫(С. Т. Аксаков, 1791—1859)，俄国名小说家，著有《家庭纪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等书。

召广大的人民“把斧头磨得更加锋利”，一致起来反对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一八五九年五月，谢甫琴科被允许回到乌克兰去。他访问了自己的故乡基里洛夫卡村，见到了那些活着的但仍然是农奴的亲人。谢甫琴科原想从此就留在乌克兰，定居在第聂伯河旁，但没有得到宪警当局的允许。他在这次访问期间，曾在农民当中进行了不少革命宣传工作，宪警当局也接到了密报，说谢甫琴科到处讲着渎神的话，还说道：“既不要沙皇，也不要神父，更不要地主。”七月间，谢甫琴科又被逮捕，由宪警押送到基辅，要他立即返回彼得堡。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四日，谢甫琴科从此就永远离开了乌克兰。回到彼得堡之后，就开始准备出版他的诗集《科布查歌手》的新版，由于审查的原因，很多革命的诗歌都被删掉了，但当这本诗集在一八六〇年出版时，还是在广大的读者当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杜勃罗留波夫在当时写的一篇评论文字中，就曾给了它以很高的评价。此外，他又着手编辑乌克兰文的《识字课本》，专心研究铜版画艺术。在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的学院展览会上，他曾荣获院士版画家的称号。

多年的士兵和流放生活使得谢甫琴科的健康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后他患了沉重的水肿病。当他一八六一年四十七岁诞辰的这一天，他曾接到不少朋友来的贺电，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希望他能回到乌克兰去。这正是沙皇当局准备颁布所谓废除农奴法令的前夜，但他就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公历三月十日）的清晨弃世长逝了。

谢甫琴科逝世的消息，立即传遍彼得堡、莫斯科和乌克兰等地，沙皇当局马上采取了各种措施，严防发生游行示威，但是整个进步的社会人士——作家、诗人、画家和大学生，还是对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在一个寒冷的三月天，谢

甫琴科的朋友都来到斯摩棱斯克公墓，其中有诗人涅克拉索夫、库罗奇金，作家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史家比平等许多人。库罗奇金在墓旁致了悼词，涅克拉索夫在悼诗中把他称为“俄罗斯大地上的杰出的人物”。甚至当时赫尔岑在伦敦编辑出版的革命刊物《警钟》上也特别刊出了讣告，对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表示了悼念。

谢甫琴科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乌克兰的古城彼烈雅斯拉夫卧病时，曾经写过一首题为《遗嘱》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当我死了的时候，
把我在坟墓里深深地埋葬，
在那辽阔的草原中间，
在我亲爱的乌克兰故乡，
好让我看见一望无边的田野，
滚滚的第聂伯河，还有峭壁和悬崖；
好让我听见奔腾的河水
日日夜夜在喧吼流荡。

诗人生前的这个愿望，只有在他逝世之后的四十多天才能实现，这时他的遗体被允许迁移到乌克兰去安葬。沿途的城市和村镇的人民，都迎接了这位伟大人民诗人的遗体。一八六一年五月十日，他的遗体就在第聂伯河旁离康涅夫不远的修道僧山岗上安葬，从此谢甫琴科就长眠在他心爱的乌克兰故乡的泥土里！

这就是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科的一生！在他逝世

的前一年所写的《自传》中，他曾讲过：“我的生活的历史，组成了我的祖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从他一生中所经历过的充满苦难的道路来看，这句话并不为过言！

二

作为一位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和画家，塔拉斯·谢甫琴科留给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遗产是极为丰富而又珍贵的。在诗歌方面，谢甫琴科的收集了两百多首诗歌作品的诗集《科布查歌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此外他还写过《尼基塔·加达伊》（1841）、《纳扎尔·斯托多里亚》（1843—1844）等诗剧。在散文方面，他先后用俄文写了将近二十个中篇小说，现在只留下了《女雇工》（1844）、《苦役犯》（1845）、《公爵夫人》（1853）、《音乐家》（1854—1855）、《不幸的人》、《上尉夫人》、《双生子》（1855）、《艺术家》（1856）、《满心高兴和并非毫无道德的漫游》（1858）等小说。在他流放期满时，还写成了一卷《日记》（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二日至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三日）。在造型艺术方面，谢甫琴科一向被尊称为乌克兰现实主义绘画的创建者。他留给我们几百幅作品，其中有油画、水彩画、暗棕色画、铜版画、素描等。他所作的许多人物画像和自画像，《美丽如画的乌克兰》（1844）和《浪子》（1856—1857）等几套组画，还有流放期间在威海和卡拉套山脉一带所作的风景画，以及描绘哈萨克人民和吉尔吉斯人民生活的绘画，都是极为有名的。谢甫琴科的这些文学和艺术作品，在今天不仅受到乌克兰人民和全苏联人民的热爱和珍视，而且也成为全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现在我主要就谢甫琴科的诗歌创作的道路来讲一讲。

谢甫琴科远从童年时起就热爱乌克兰的美丽的大自然，尤其喜欢听盲乐师——“科布查歌手”们所唱的有关乌克兰古老的传说和往事的民歌与民谣，这对于他后来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他到了彼得堡之后，又读到了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的作品，他就偷偷地开始从事写作。据谢甫琴科回忆说，在一八三七年的“明亮的无月的白夜里”，他在夏令花园里写出了他最初的诗歌试作。在现在保留下来的早期作品当中，就只有一首民谣《一个得了邪病的少女》。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诞生，却是在一八三八年他获得自由以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乌克兰严肃的诗神，在长久的时间里，是不愿意接近我那被在小学校里、地主的前厅里、旅店里以及在城市寓所里的生活所败坏了的爱好的；但当自由的呼吸，把在父亲的贫苦的茅屋顶下所度过的童年时代的纯洁，重新在我的感情里恢复起来的时候，她呀，应该感激她，却在异乡将我拥抱，并给我以安慰。

当谢甫琴科走进美术学院的圣殿，在勃留洛夫的画室学习时，诗神也时常来访问他。谢甫琴科回忆道：

那时候，我开始写作小俄罗斯的诗歌了。……在勃留洛夫的美极了的作品前面，我沉思着，并且在自己的心里面孕育着自己的盲乐师“科布查歌手”和自己的凶猛的“海达马克”起义者的形象。在他的优美华丽的画室的阴影里，就正象在第聂伯河上炎热的粗犷的草原上一样，我的美丽的、我

的贫苦的乌克兰，带着它全部纯洁无瑕的忧郁的美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把自己心灵的眼睛，从这种亲切而又迷人的美丽转移开去。……”

在这种情况下，谢甫琴科的早期诗歌作品就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一八四〇年，谢甫琴科的第一本诗集《科布查歌手》由彼得堡的费谢尔印刷所出版了。这本包括了《“我的歌啊，我的歌”》、《佩烈本佳》、《卡泰林娜》、《白杨》、《歌（“黑色的眉毛，褐色的眼睛”）》、《致奥斯诺维安年科》、《伊凡·波德科瓦》和《塔拉斯之夜》等八首诗的诗集，立即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乌克兰人民诗人。在这本诗集出版之后，乌克兰的老作家克维特卡-奥斯诺维安年科写信给谢甫琴科说：“当我和我的妻子开始阅读《科布查歌手》的时候，头发在我的头顶上耸立起来，眼睛里发出光亮，心里感到了某种痛苦。……我把你的书紧按在胸前……你的思想也留在我的心上……好极啦，真是好极啦，我再讲不出更好的话来。”大批评论家别林斯基在读到这本诗集之后，立即为《祖国纪事》杂志写了评论文字，一开头就说道：“谢甫琴科先生的名字，假如我们没有错的话，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俄国文坛上，而我们更加高兴地，就是在那本非常值得批评界赞扬的诗集上见到这个名字。”别林斯基在为《文学报》所写的文章中也讲道：“我们怀着极大的满足阅读了这本诗集，并且把它推荐给所有小俄罗斯文学的爱好者们。在谢甫琴科的诗歌当中，有很多的热情，有很多深邃的感情，在它们里面到处透散着对祖国热爱的气息。”但是反动的批评家们却对谢甫琴科竭尽毁谤之能事，说他玷污了俄罗斯语言，骂他是个“庄稼汉诗人”。可是谢甫琴科却怀着骄傲的心情说道：“让我就当个庄稼汉诗人